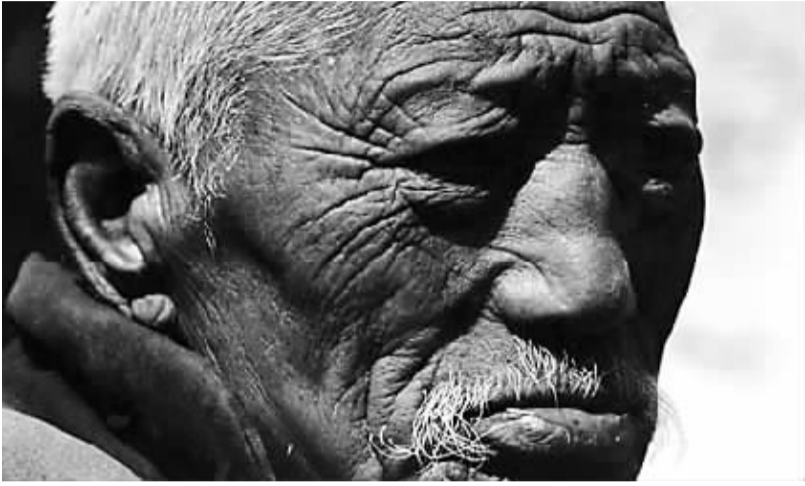


特别关注

经管书情

# 阎连科：让世俗回到灵魂中

文 / 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图片摘自《俺爹俺娘》焦波著

日前,作家阎连科最新作品《我与父辈》出版。书中传递出的亲情与大爱,对社会日益发展而亲情日渐稀缺的当下来说,显得弥足珍贵。海南日报记者电话采访阎连科,追问作家灵魂深处的感动。

## 关注父辈重审亲情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阎连科以《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等长篇小说享誉文坛,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等。

这次,他的新作《我与父辈》与以往有所不同,该书不再是小说,而是一部家族散文。

用阎连科自己的话说,“《我与父辈》,决然不是名著,不需要每个人都去看它,但我希望它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家庭里的一面普通的镜子。”

谈及创作该书的初衷,阎连科表示,四叔的死和妹妹的问题,使自己对之前的写作“感到了歉疚和不安”。

“妹妹说,连科哥,你写了那么多的书,为什么不写我们家里的事情呢?”

也就在那一刻,阎连科意识到,去追究父辈们的人生和命运,是自己不能逃避和躲开的任务。

在书中,阎连科写父亲去世前,自己没能花10元钱让电影放映员来家里放一场《少林寺》。在父亲死后2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为此自责;写自己当兵离开家乡,在父亲最需要自己的时候,没有帮助父亲承担起家庭的责任,而把所有的重担留给得病的父亲……

对家人的愧疚感,让阎连科感到:“孝字在今天的社会里,显得那样陈旧和浅贱”,尽管“在我们一群的同辈和孙辈中,有的孝顺得堪称旧传统的楷模和榜样”。

因此,阎连科在忏悔中,更多将矛头指向了导致传统伦理日益式微的现代社会,“对物质和欲望的膨胀,悲伤已经被挤进了生活的缝隙中,让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开始荒芜。”

## 不是转变是对写作的回归

在出版界,阎连科被称为“中国最有震撼力也最受争议的作家”。他的小说曾获无数好评,其作品要么在主流文学界获得大奖,要么会引来一片争议声。

2004年,阎连科的小说《受活》以怪诞的风格,造就了当年出版界年度热销书。

去年,其《风雅颂》因有诋毁北大之嫌,引起争议。而他,却始终坚持自己文学创作道路,抒写自己的心灵轨迹。

如今,《我与父辈》的写作,阎连科放弃了他原有绚丽的文字,放弃了他对荒诞现实的批判,只是以平淡的人物、平淡的记忆,以至平淡的文字,把自己的点滴回忆呈现给读者。

阎连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并不是一个转变,可以说是对写作的回归吧。不靠煽情的故事,有的只是平常日子中人生的点点滴滴,命运中的跌倒爬起和日出日落。我也认识到,世俗的、日常的、伟大的爱对于写作十分重要。爱不单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人类存活着的力量。”

## 让年轻人了解历史断层

《我与父辈》面世后,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感动、热泪,是读者对该书评价中使用最多的字眼。

《我与父辈》书稿完成后,阎连科在第一时间把书的电子版发给了儿子,“儿子看后给我回信,内容很简单,他说,‘爸,我看完了,掉泪了’。”

儿子的话让阎连科觉得很高兴,“因为儿子知道他的父亲,他的祖辈是什么样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能够明白当今幸福的意义。”

一些80后、90后的读者看完该书后,同样会泪流满面。

阎连科说,“每个人的父辈不尽相同,但父辈所给予子女的爱却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指责现在的年轻人,毕竟时代不同,一代人与一代人是不一样的,但我们可以试着让年轻人去了解历史的断层。因此,我建议,年轻人不妨多和父母进行交流,也有必要去了解父辈们之前的生活。”

## Q&A

阎连科答《海南周刊》记者问

## 写这本书我泪流满面

海南周刊:《我与父辈》是一本很感人的书,不少读者看后都会流泪。您认为这本书能够打动读者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我想,是亲情、爱和善良,这些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打动了读者,同时也让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泪流满面。

写这部作品,完全是跟着自己的感觉在走,最想要表达的是平实和真诚。这和以往写作时对文学方面注重不同,放弃了那些技巧和华丽的东西,完全回到了最基本的现实,回到了20多年前的现实中。让最初的那些世俗回到灵魂中去,就是书中所表达的内容。

海南周刊:您之前的作品,大多是在现实背景下讲述荒诞奇异的故事,而《我与父辈》在创作风格上,较之以往却有很大不同,您是怎么考虑的?

阎连科:这本书是我的家族散文,在写作方法上,更应该理解为是一种回归吧。

如果说有设计,那就是不做任何追求,包括荒诞,怪诞,黑色幽默,等等。最大的追求就是不要追求,舍弃一切人为的东西。

我试图在乡土现实中寻求一种诗意,希望我的读者看到另一个阎连科,并不是一个面目狰狞的阎连科,我也有通常的一面。

海南周刊:这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的“纪实”性,您与父亲之间发生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阎连科:书里面写了不少我与父辈的故事,我曾给父亲买过一把剃须刀,就是这把刀他用了10多年。父亲去世后,我们把它放在了父亲的棺材里。

还有一件事儿,我之前曾发表过一部小说,当时的《河南日报》把它的目录登了上去。在我们农村,有拿报纸糊墙的习惯,父亲就把这张报纸贴在家里的墙上。两年后,我回家时,看到报纸上满是被人指指点点留下的印迹。在父亲眼中,我能写东西,并能把这些东西变成钱,对他来说是很安慰的。

海南周刊:您是否担心青年读者,尤其是90后读者对这本书的兴趣?

阎连科:今天的孩子,和我们那一代在20岁左右,区别非常大。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更多要承担沉重的家庭义务。而今天的孩子,他的肩头上没有生存也没有活着这样沉重的东西。

如果这本书80后、90后读者不爱读的话,说明我们的时代确实有断裂的问题,而恰恰因为这一点,这本书就有了它存在的意义。

每一个孩子都不能不知道他的父辈是怎么走过来的,不应该不关心父母曾经的生活与经历。90后孩子最大的问题是,在我看来,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而不是他人。不要说与他们生活没关系的,就是父母,他们也没有多少关心。

如果这样,这代孩子应该从了解父母开始,不是让他们还父母的爱,而是,我们不能对父母与长辈如此冷漠。



阎连科近照

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从作者自己的童年写起,讲述了父辈们坎坷而平淡的一生,把读者带回上世纪那个充满贫穷和饥饿的年代。这是一部纪实作品,很多看过该书的读者都认为,读《我与父辈》流泪是正常的。该书打动读者的原因,是书中传递出的大爱和大孝。

从“两会”、伦敦峰会、博鳌论坛,再到“世界地球日”,环保的呼声越来越高昂,没有哪一个政府敢不重视这个问题。

就拿限塑令来说。去年出台限塑令时,众人一片叫好,而企业则有喜有忧,尤其是一些小企业和家庭作坊,他们的生意几乎完全依靠没法回收的塑料袋,而生产无纺布和可降解塑料袋及其他类似环保产品的厂家,则是因此获得了更好更多的发展机会。

无论是政府的法令法规,还是时代的潮流,都在给企业出一份份环保“问卷”。

这并不是近两年才有的变化。2001年,索尼就曾经为这样的一份“问卷”,付出了有形的1.5亿美元的代价。罪魁祸首其实就是一根小小的电线,含有微量的,但已经超过法律限量限制的有毒金属“镉”。

近期最热门的通用汽车申请破产保护一事,分析通用汽车失败原因时,

## 企业环保“答卷”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黄维益

《从绿到金》丹尼尔·埃斯蒂安德鲁·温斯顿著 中信出版社 二〇〇九年六月

都强调一个原因:通用生产的汽车耗油量太大,而其最重要的竞争对手日本的汽车企业,却生产耗油量小、节能减排的混合动力车型。尤其是丰田的普锐斯,据说很多人宁愿排很长时间的队,也要等着购买这款车。

对热切想购买这款车的人来说,它的环保并不是第一诉求,他们更关心给自身带来的好处,比如长期算下来节省的油。

同样,对企业来说,环保也很难成为产品的第一特征。任何商家的头等大事,从来都是赚取利润。环保不顾不行,因为潮流如此,法令如此;但如果专心一意做环保,利润保证不了,企业就无法长久,环保也就无从谈起。

因此,环保“问卷”要答,如何答,却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按照耶鲁大学两位教授的观点,企业如果希望“点绿成金”,答好这份环保“问卷”,除了需要研究市场的需求之外,更要环顾整条供应链,审视从上游到下游的每一个环节,再来制订具体的方案,或改革或变革。

他们长期和世界500强的企业打交道,比如联合利华、沃尔玛、通用电气,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套让企业打造绿色竞争力的工具,叫做“AUDIO”。简单的说,AUDIO就是状况(Aspects)、上游(Upstream)、下游(Downstream)、问题(Issues)和机会(Opportunities)的首字母缩写。

在这本书里面,两位教授对每一个企业领导者需要了解和正面临的环保挑战做了详细的解读。他们多年的经验,以及全球数百位企业领导人对此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所设计出来的“从绿到金”之路,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内容——企业如何通过将环保思维融入其企业战略,以创出源源不绝的价值,无论是削减成本、降低风险、增加收入,还是建立强有力的品牌。

毕竟,这才是企业最终关心的问题。也只有这样,企业才会去积极地推进环保。“减少污染——行动起来”也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切实的行动。

